

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柒

纤纤剑

王度庐著

王度庐·著／王芹·点校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柒

纤纤剑

王度
庐著

王度庐·著／王芹·点校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纤纤剑 / 王度庐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6

(王度庐作品大系)

ISBN 978-7-5378-4770-4

I. ①纤… II. ①王…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1510 号

书名: 纤纤剑
著者: 王度庐

点校: 王 芹
策划: 续小强 刘文飞

责任编辑: 刘文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248 千字 印数: 1-5000

印张: 8.75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770-4

定价: 35.00 元

目录

第一回

走江湖群惊蝴蝶镖
窥闺阁初逢梅花剑

〇〇一

第五回

雨阻荒村突发险事
人来大邑力斗群雄

〇九八

第二回

病金刚惨遭劈山掌
毒剑客智胜追风刀

〇二八

第六回

雨夜交锋恩仇两结
客窗共话情泪双倾

一三〇

第三回

扬飞剑无意缔姻缘
怅春花有心离乡去

〇四八

第七回

颍桥镇浣衣逢贤女
吕家村拒盗警侠翁

一四七

第四回

梅花女绝技震江湖
蝴蝶扣双结萌爱情

〇七五

第八回

异乡流落豪杰失时
旷野交锋金蝉锻羽

一九〇

第九回

情绝两面侠女潜踪

月照中庭师徒巧遇

二〇五

第十回

彩蝶梅锋情割今世

龙门黄水月照侠踪

二一五

附录一

为《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說集》而作

二二五

附录二

已知王度庐小說目录

二二七

附录三

王度庐年表 二三〇

第一回 走江湖群惊蝴蝶镖 窥闺阁初逢梅花剑

河北省邢台县是一个很大地方，在前清时代是顺德府的首县，那里商贾云集，买卖繁盛。而往西过太行山，往北出紫荆关五回岭，往南到中州平原，又都是些豪侠丛起、盗贼出没的地方；所以贩货的人，只要有大宗的货物，或重资的货款，若不请上几个保镖的老师随行保护，便往往要出舛错。因此邢台县由南门到北门的一条大街，只镖店一项就有十一家，也可见彼时顺德府商业繁盛，而那时的运货不便与行旅之艰难了。

顺德府十一家镖店，每家都有一位名声赫赫的掌柜的，必须是在江湖上交游广阔，无论水旱路，同行的或是吃黑饭的，都得晓得此人的名头；一看见镖车上插的旗子，就得拱手让路，或是急忙退避三舍，这才行，才够做掌柜子的资格。当然武艺是不能弱了的，长拳短打，刀枪棍棒，说来就来、说干就得干才行；而胆气更须充实，交友更须敦厚。每家镖店至少要有十多名镖头，并且非得是师徒、师兄弟或是生死兄弟才靠得住，生意才能够发达。否则要是掌柜的与镖头不睦，镖头生了异心，在路上勾结了强盗，趁着大风雨、黑夜或是僻路，把镖车打劫了；那么镖店不但要赔出钱来，还得从此字号坏了，主事的人一辈子也休想再吃这碗饭。所以那时候有名的大镖店，就如同是后来的专保水火险的公司，信用要靠得住，经理人都要具有干才，而资本还得雄厚，这才

能立得住。否则一两个略能武艺的人也就出旗保镖，镖车出了事他们一逃了事，那只能在小村镇里去开，不会有好买卖去找他们。顺德府这十一家镖店没有像那样的，这里个个是头等的名镖师开的大镖店。

十一家镖店的历史，在此要先说明白，应当列一个表格，大家才会看得清楚；但我们先就大略地说一说吧，因为其中有几家不很要紧。就是为了营业上的竞争，名头上的夺取、排挤，强者存，弱者死，顺德府的镖行经过了几番仇杀、纷争，实际上也只有三家最出名。哪三家呢？第一当然数“福德泰镖店”，东家是本地著名的大财主韩万顷，所用的掌柜的名叫黑袍狼秦成。这个人是从别处来的，他的来历没人晓得，只知他早先是在韩家护院，后来韩家的两位少爷拜他为师，买了城中的一所大房，开了这座大镖店。

那时城中就已有七八家了，他全不联络，并且寻殴挑衅，无理地抢夺人家的买卖；那几家镖店当然都不答应他，他就设了场子比武。他手使一根狼牙棒，这家伙是个长长的杆儿，顶尖的一个铁棒，上面露出无数的铁针，如狼牙一般。那几家镖店的掌柜虽也都武艺高强，然而一看见他这件兵刃便都有些胆寒，多半甘愿忍气吞声，不敢同他较量；只有老镖师高禄、年轻的邓如牛、惯会飞镖的崇元保这三位掌柜子大不服气，同他来较量，但都被他一一打伤，一一打败，从此就无人再敢惹他了。后来虽然又开了几家，如太平镖店的偃月刀胡龙、三友镖店的双钩陈远、冷家镖店的丈八矛冷大山，全都是想以兵刃比上他，镇住他，但实在是不敢正面看看，处处躲让，而且还都极力地向他巴结讨好；“福德泰”里不愿做的买卖才能轮到他们做，他们实际上不过是黑袍狼秦成的部下、羽翼。

只有一个小镖店却例外，这家镖店规模虽小，镖头虽少，掌柜的虽是本地的人，但是向来无甚名头，可是他的买卖却极佳，有时“福德泰”不敢保的镖，他全都敢保；而有时黑袍狼已经讲好了的生意，他竟敢夺了去，这实在是一件怪事。

这家镖店在本城中独无字号，只以掌柜的徐三爷之名，而称为“徐三爷镖店”或“徐家镖店”。徐三爷是顺德府城中生人，早先家里开绣花

作。徐三爷那时不过叫“徐小三”，念过两年蒙塾，便在家中学绣活。绣活本来是个女人的事，徐小三一个八九岁的浑拙莽怔又活泼泼又不爱干净的孩子，当然受不了，就时常受他的爸爸和他的后娘打骂。不知哪一天，他就跑了，他父母也没工夫找他，从此城中就缺少了一个讨厌的孩子。这些话都是本地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们说的。

三十年后，中州出了一位大侠“赤须龙”。这位侠客的行为真是激昂慷慨、动地惊天，而且神出鬼没，从无人知晓他的准住处、真来历及确实的学名。他的行踪忽儿在河南一带，忽儿又出现于江北，在江湖约二十年，威名无人不知，所做之事无人不敬。后来，忽然有人传说赤须龙侠客往北来了，因为他在大名府救了一个难妇，杀了一个恶绅，可是后来就又听不见此人的下落。

不过顺德府中却来了个五十来岁的半老头，携带个老婆儿和十六七岁的一个女儿，进了城就来找开绣活作的七十岁的于老头儿，开口就叫于大哥。于老头儿的老眼昏花，本来都已不认识他了，经他细细说明，于老头儿才蓦然想起来，原来对面的这位就是五十年前逃走的那个徐小三：身材不甚高，瘦瘦的脸儿上满生着皱纹；胡鬓不太长，有些发红、发白；衣服虽整齐，可是也并不阔绰。于老头儿本是当年徐家绣花作的一个伙计，徐老夫妇死后无人经营，这铺子就由他接办了。他已有了两个儿子、两房儿媳，三个孙子、两房孙媳，孙女都已出了阁有了娃子了，如今忽然旧时的少掌柜子归来，他当然是欢喜不止。

说起来这绣花作铺底本是徐家的，连房屋都是徐小三的旧产，如今他回来了，应当完全由着他接收，可是他一见了于老头儿就把话全都言明了：他来此是借住，买卖，照旧由于家开，房子，这几十年来由于家修盖了已不知有多少次，他绝不再以房主自居。并且爽快地说道，一切的东西他全已正式让给于家了。他说他这几十年漂泊在外，学会了几乎儿武艺，保了半辈子的镖，稍微积蓄了一些钱，娶了个妻子，生了个女儿，如今因为年岁老了，未免怀恋故乡，所以才回来。

他在绣花作的后院住了一个多月，就在大街上买了一所房屋。这所房早先是一家小客店，里面的院子还宽广，并有马棚。他买了，略加

修饰，就携带妻女搬了过去，挂上了镖旗，当中写一个“徐”字；买了两匹马，雇了三个镖头，一个叫鲁七，一个叫侯二，一个叫高文豹。

他这座镖店一开张，就先抢了福德泰镖店的一家买卖。因为有了第一家棉花商要请福德泰护送出娘子关，往太原府去，福德泰索银二百两，允派四个人跟了去，棉花商嫌太多了。徐三闻知，便亲去接洽，说是只要棉花商能拿出六十两银子来，他就肯保。棉花商本来不大信任他，可是又知镖店的房子是他自己的，想他的买卖也不至于太靠不住；而且因怵福德泰扛价钱不肯保，别家也都不敢应，只好叫他做了。

徐三并不亲自随镖，只派了伙计高文豹一人前往。临行时，徐三姑娘亲自用红绸在镖旗上系了个蝴蝶结子，就说：“走吧！这蝴蝶结子不准在路上解，你放心吧！一路绝无舛错！”高文豹半信半疑地随镖前往。由邢台县往山西去，须穿过险恶的娘子关，这一条路在那时又颇为不靖，须经过几座上有著名盗匪的山岭；然而，因为旗子上有这么一个蝴蝶结子，沿途竟安然无事。

直到镖车平安地卸回来，姑娘亲自由旗子上解下了扣儿，收起了绸子；高文豹发着怔，弄了个莫名其妙，鲁七、侯二等人向他悄悄地询问沿途情形，高文豹说：“并不是没遇见强人，走在对牛岭，就有十几个强盗由山上冲下来，可是他们一瞧见旗子上的蝴蝶扣儿，就一齐惊得变色，抹头就跑。镖车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还有个老婆婆冲着这蝴蝶扣儿跪下叩头。”鲁七、侯二都说：“怪啊！”

同时，本城的魔君黑袍狼秦成闻说徐三爷抢了他的买卖，他立时就叫两个人扛着他的狼牙棒，气势汹汹地找来了，进了门来就发威。可是那瘦弱的徐三叼着个没有烟嘴的烟袋，慢慢地由屋中走出，黑袍狼一看，就吓丢了他的狼胆，赶紧唯慌唯恐地打躬，说：“不知三爷在此！”徐三没理他，他赶紧跑回来了，回到家中好像得了一场大病，两三天没出门。

过后，见徐三并不找寻他，他又放了些心，背地里又不得不向人圆场，吹一吹。他撇着嘴，说：“徐三！我是不理他就是啦！因为我看在他女儿的面子上，将来我还要娶他的女儿做小老婆呢！”但是说出了这

话之后，却又变了色地请别人莫把这话传到徐三的耳朵里，他说：“那可就糟啦！显得我贪花好色，不是英雄！”

但是他是英雄不是英雄，他敢娶！可以说他配娶人家的姑娘不配，大家谁不明白？从此黑袍狼秦成的名头就一落千丈，大家都知道唯有徐三才是真正的英雄、头等的镖师，所有一切的买卖全都争着送到徐三爷的门上。但徐三爷他也绝不独占，他柜上的镖头只用三个，绝不多添；每月只应上四五号买卖，便关上账本了，其余的买卖便全都分配给别家。他每天只是抽旱烟，玩八哥，老夫妻带着个女儿备享天伦之乐。

徐三爷镖店里最得力的镖头就是那高文豹，此人外号叫“飞锤太保”，是顺德府本地人，他爹爹就是当年与黑袍狼秦成比武而受伤惨死的老镖师高禄，所以他对于黑袍狼衔着深仇；他家开了三代的利兴镖店，也让别人开了。他家有老母，但未娶妻，在徐三爷手下保了两三年的镖，从未出过一点舛错；也可以说没费了他一点事，这样的镖，只要有那个蝴蝶结子，就是瞎子、跛子也可以保得。事情虽然安心，徐三爷待他也非常之好，而且妻女不避，如同一家人一般。

可是他通身武艺，两臂力气，却无处去使，未免使他怅怅。同时，他原是想求徐三爷帮助他铲除那黑袍狼，为他父亲报仇；谁想到自徐三爷来到顺德府之后，黑袍狼的行为颇为谨慎，竟有许多人说他是改过向善了。而徐三爷也涵养最深，从不显露武技，更没与人红过一次脸，且常向伙计们说：“你们虽是因为会武艺，才做镖头，但务要安分，不可在外招惹是非，应当做个平平常常的买卖人。而且对人接物，比别的人更要和气才是，受了大气可以请人秉公处理；吃了小亏，就应当闭闭眼，低低头。”因为徐三爷常说这话，高文豹胸中堆积着许多仇恨和怨气，也就不敢说出。

他总时时纳闷，不知徐三爷过去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尤其是徐姑娘结的那个蝴蝶扣。每次出镖时都得由她亲手结系，结得非常的快、巧妙，真真像只蝴蝶儿，别人谁也不能结；而且怕结得不好，落一个冒充的嫌疑，走到外边不但无用，还许惹出祸来。这个蝴蝶扣儿是他们镖车的招牌，鲁七、侯二都自夸为“蝴蝶镖”。有时他们根本不保着镖，找个

地方一玩，叫镖车自己走，因为他们信赖那蝴蝶扣，认为那是个神秘的东西，是饭碗，是财神爷，有了那东西他们全可不管，但高文豹他总是生疑。

高文豹认为镖旗上的蝴蝶扣，绝不是个平凡的东西，三年来他曾留心去打听，但无人能够说得出缘故；他想只有各路的盗贼才能知道，但他又不认识一个盗贼，而且各路的盗贼一见此扣，就早已躲藏逃遁了，哪里还能抓住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躲呢？高文豹认为这蝴蝶扣大概与徐三爷并无关系，多半是在姑娘的身上，所以他就对姑娘留上了心，只要见了姑娘，他就用眼直直地盯。鲁七、侯二虽也觉出高文豹看上了姑娘，可是高文豹已有三十岁了，生得虽然雄伟，但那张又黑又紫的大长脸，实在难看；凭他怎样跟姑娘献殷勤，姑娘这辈子也不会看上他，所以鲁七、侯二两人常在背地里笑。

这一天，高文豹由西路缴解了镖车回来。他骑着黑马，腰挂着宝剑，手中拿着自车上摘下带回来的五只镖旗，都是白缎子地儿，红绸边，其中有一杆系着个很大的红绸蝴蝶扣。高文豹把那四根旗子全都扔在柜房里，只拿着这根有蝴蝶扣的镖旗往里走；因为这是他们的镖车的灵魂，每次回来必须亲缴到徐三爷跟姑娘之手才行，恐怕落到别人的手中滋事而坏了名声。

当下高文豹拿着镖旗至里院，在北屋门前站住，向屋里叫道：“三叔！”叫了一声，屋中就有人轻声儿答应，却是姑娘的声音，高文豹立时觉得精神兴奋了一点，挺直了腰躯站立；就见屋门一开，露出来姑娘的情影。姑娘是像才梳妆完毕，所以那颊间染的胭脂是特别的嫣红，大辫子上着油是又黑又亮；穿的是青绸子肥腿的夹裤，上身的小夹袄罩着毛蓝布褂，带着笑说：“哎！高大哥回来啦？请屋里坐吧？”

高文豹却不由得就发出拘窘的神态，话不知怎样说才好，先说了两声：“不！不！”然后才又问道：“三叔在屋里了吗？”

姑娘摇头说：“没有，他上茶馆去还没有回来，听说是给谁说合一件事，大概也快回来啦。高大哥，这次往西路上去，沿途没遇见什么事儿吗？”

高文豹双手捧着那面蝴蝶镖旗，隔着门槛交到姑娘的纤纤的手里，笑着说：“咱们有这个铁招牌，哪里会能出一点事？就是别人在前边有事，咱的镖从后边来，也不会出事。所以这几次我出去走镖，都有别家车在咱的屁股后头跟着；全都是同行，提起三爷来他们都称呼为老前辈，我也不好意思不叫他们跟着。”

姑娘笑了笑，一手拿着蝴蝶镖旗，一手扶着门。就见她的细长柔润的手指上戴着两个镶宝石的金戒指，可是她的指甲剪得很短，这是在家操作一切杂事的证明。她闭着嘴儿想了一想，又一笑，说：“其实都是同行的朋友，借着咱们的旗子走路，也没有什么的，不过要是成群结队的都跟着咱们，那可就不好了；因为各山上的绿林人，躲避咱们的镖旗，也不一定全是怕咱们，还是因为面子的缘故。要是咱们不但保自己的镖，还替别人保镖，那他们一点买卖也不能做了，可就要急啦；到时他们要是一翻脸，咱们究竟要费些麻烦！”

高文豹一听，不由得发了一会儿呆，点点头就说：“那一定，以后我再遇见别家的镖车跟着咱们，我一定得跟他们说说。这样长了，也确实不像话，以后不会武艺的人也可以开镖局店了，只要跟着咱们屁股后头就行，那人家商人何必还专请咱们来保？并且……”说到这里，他抬眼望着姑娘的脸色，就说：“有几句话我还想问问三叔，因为无论是主顾、客人、各地的朋友，都向我打听，咱们镖旗上系着的这个蝴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虽保了三年镖，可是我说不出来。人家都笑话我，说我不是车后的草料口袋，这样的铁招牌的镖，有我没有我，是一点也不要紧！”听了这话，姑娘立时把一双俊目睁大了一些，爽利而又带点严肃的态度，问说：“这是谁说的？”

高文豹嚅嚅然的，不能即时答复，待了会儿才笑着说：“说这样的话的人可多啦！从前两年就常有人问我。本来么，咱们的镖车挂个‘铁招牌’，有人跟着没人跟着一点也不要紧，人家说：这种镖谁也能保，不必要我这么个大个子。”

姑娘说：“这可也是实情，依着我，这蝴蝶扣早就不必拿出去啦！这都是我爸爸的主意。其实这样倒是不至于出事，可是人家跟车的镖头

一定不愿意，把人家的能耐、名声、武艺都压住，一点也显不出来了。高大哥，以后您再出镖，不用再拿这杆旗子啦；您正年轻，正是在江湖上自创自立的时候，这样长了，也太不对！”说着，就把那红绸子系成的蝴蝶翅子一揪，立时又变成了一块手绢。

高文豹一看，自己把话说错了，姑娘把意思也误会了，就有点着急，脸发紫，连说：“其实这倒不要紧，谁不晓得我是徐三爷提拔起来的？只是，您把这蝴蝶扣的来历为什么江湖上都晓得，告诉我就是啦；以后要有人再问我，我也好有话可答，不然，我成了个傻子啦！”

姑娘又笑了，说：“高大哥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啦！外面的人问，您就随他们问，不必理他们。高大哥，您跑了这几年西路，朋友也认识了不少了吧？”高文豹说：“沿路倒都是熟人了，在太原府，许多买卖家都跟我成了一家人了。”姑娘又笑着说：“太原府的姑娘长得比别的地方都好，听说还都有本事，都会持家过日子，高大哥怎么不在那儿说一房嫂子呀？”说时，更笑着，一点也没有羞涩之态。

高文豹的大长脸却不由越发变得紫红，连连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没有！没有！我只挣这么一点钱，将将够我跟我老娘吃饭的，哪里还养得起家小呀？”姑娘抿着嘴笑了半天，忽然又放下脸儿来，点点头说：“高大哥请歇着去吧！回见！”随手把门关上了。

隔着一道屋门，高文豹还有点神驰。转过身来慢慢地回到柜房中，脸上还觉着有点发热。侯二、鲁七，还有个新请来的管账的杨先生，都正在喝酒谈天。高文豹从桌上拿起酒杯来喝了半口，侯二却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老高你何必还喝酒呢？你的脸儿还不够红的吗？”鲁七也说：“我会相面，我看你不出一个月，必有大喜之事！”他们这样一说，高文豹更觉得难为情了，做出烦恼的样子，说：“你们别开玩笑！”

鲁七、侯二连那杨先生全都一笑，倒是不再打耍他了，依然接着他们刚才说的那话去说。他们说的正是黑袍狼秦成的事，说黑袍狼近来办了个老婆，才十来岁；他们知道得很详细，言下还有羡慕之意。高文豹却又喝了一盅酒，他脑子里还浮现着刚才的事，还不禁有些发呆。

这柜房的窗户外就是后院，窗户上镶着一小块玻璃，擦得很亮，那

院中的一切情景，在这里全能够看得很真切。高文豹的眼睛就直直地盯着这块玻璃，就见北房的门又开了，姑娘姗姗地走出来，往西屋厨房里去了；姑娘的背影儿更是曼美，高文豹越发出神。

站了一会儿，他就转身，在屋中转了两转，遂就走出柜房。出了镖店，他打算回家里去，一边去走一边还在想，旁边有人招呼他，他全不大觉得。他的心里，对姑娘的容貌，刚才她说的那些话是有情还是无意，那倒不大关心，只是奇怪那蝴蝶扣，真奇怪！为什么她不肯说？

他越想越纳闷，越心急，信步走着，不想对面就来了一个人，他没看见，竟走过去了。可是这人在背后叫他，说是：“文豹！文豹！你才回来吗？”高文豹这才被打断了脑中的思绪，回头一看，原来是徐三爷。

徐三爷一手托着他的八哥笼子，一手提着旱烟袋和烟袋荷包，很悠闲自在的样子，向高文豹问话。高文豹是只要一见了徐三爷，就不由得自心中生出一种恭敬；他转过身来，走向前两步，就陈述了这次外出保镖缴镖的经过，并说：“刚才我回去，您老人家没在家，我就把镖旗交给姑娘了。”徐三爷点了点头，和蔼地说：“好！好！你回家去歇息吧，待会上柜上拿二两银子，你拿它喝酒好了。”高文豹答应着，并且道谢，他就恭恭敬敬地站着，看徐三爷转身走去，他这才走。

回到他的家里，拜见了他的老娘。高老婆婆的年纪也有六十多了，自从丈夫被黑袍狼打死，她终日悲哀，身体日渐衰弱，可是家中的事还须她自己操作；因为家道既贫寒，儿子的相貌又丑，总没说成媳妇。如今高文豹一回来，她才可以稍得休息。高文豹就去提水，烧火、做饭他样样都做得来。在江湖上，他是保着蝴蝶镖的镖头，是颇有名声的“飞锤太保”；但在家里，他却像个粗笨的媳妇，什么事都做。不过今天他却脑子很乱，眼前总现着徐姑娘的笑容，耳旁总留着刚才姑娘所说的那几句近于开玩笑的话，心里却忘不了蝴蝶扣那个大疑团，所以他有点心不在焉，一慌张，吧嚓一声，摔了个大粗碗。饭好了，他服侍老娘先吃，然后他自己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面，坐在个破凳儿上，大口地吞着，然而却吃不出一丝滋味。

正在这时，就听窗外有人叫道：“高大哥在屋里吗？”这声音很娇

细。高文豹不由得吃了一惊，赶紧把面碗放下；出了屋一看，见原来是徐姑娘，他立时感觉得拘窘。徐姑娘手里拿着一锭银子，就笑着放在他的手里，说：“这是我爸爸给大哥的酒钱，本想叫大哥到柜上去拿，可又怕别人知道了眼红，就……”又嫣然一笑说：“叫我给你送来啦！”

高文豹连忙说谢谢三叔的美意。因为屋里太乱，太破旧，他也不敢往屋里让姑娘，但姑娘还故意往屋里看了看。见床前就是水桶，水桶旁边就是灶台，灶上又乱扔着碗筷跟铁勺、木瓢，四壁都叫烟熏得很黑；炕上扔着破旧的被褥，头发都已斑白的老婆婆坐在被褥上，手里还托着个饭碗呢。姑娘向高老婆婆问声好，高老婆婆就说：“姑娘可别笑话我们！我家里没人照管，文豹才回来，就得帮我提水做饭，没工夫收拾屋子。咳！我们也不敢让姑娘进来，没地方坐！”她就要下炕来。姑娘却说：“老大妈您别客气，我也要走啦！我回去也得做饭去！”说着转身就跑。她的青绸裤腿随着风飘起，大辫子在身后乱摆着，就跑出门去了。

高文豹在院中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掂了掂手中的银子，约有五两重，心中非常感激徐三爷待遇之厚。但是又想自己徒自寄人篱下，却不能替父亲报仇，也不能使家道稍裕，使母亲享受几日晚年之福，不由得惭愧。

当日他在家歇了半天，晚间又出来，想到柜上去看看有什么事。才一走到大街上，却正遇见黑袍狼秦成，穿着一身青缎子的发着亮光的衣服，同着几个人全都衣履阔绰，其中有韩家的两位少爷，还有府衙中的文案先生。

高文豹一看他们，便不由得怒火勃发。止住了步，瞪眼看着秦成，只见秦成随着那几个人，高视阔步地走进了一家酒楼。那酒楼上灯光闪烁，外边也已黄昏了，高文豹压下了胸中的怒气，拖着沉重的脚步去走。又经过福德泰门首，看见大门不断地出入着人，里边各屋中都有明亮的灯，迎门的刀枪架子也借着灯光发亮。高文豹心中更为愤恨，真有挟锤持刀闯进门去，等待秦成回来时将他杀死，以报父仇之心，却又感叹自己是孤掌难鸣。

他抑郁地走到徐三爷的镖店中，却见侯二、鲁七、杨司帐和另外的一个人又在谈天；但他们这回谈天，眼前却没有酒，而且谈话时的声音全很低，脸上都布着一层惊慌忧虑之色。一见高文豹进来，他们就把话全止住了，外来的这人就向高文豹拱手，说：“大哥你是今天才回来的吗？这趟往太原府去，玩得不错吧？”

高文豹也笑了笑拱手，认得这是太平镖店的小伙计耗子吴四，早先是他父亲高禄手下的；高禄死后，他就投到双钩陈远那里，很不得志。这家伙不常到这儿来，如今前来，必定有事。高文豹刚要打听，侯二就说：“喂！老高，你来的时候没从福德泰门口儿过吗？没瞧见里边有什么动静儿吗？”

高文豹听了这话，不由得发怔，就说：“我遇见秦成了，同着许多人，有韩家的，还有衙门里的……”侯二跟鲁七听了这话，却不由得都神色一变，越发显出惊惧的样子。鲁七就悄声说：“吴老四他偷偷来到我们这儿，就为是告诉我们这件事。现在黑袍狼由山东约来了病金刚苗方……”高文豹一听，越发不住地发怔，因为他久闻病金刚之名，是山东最出名的好汉、镖行中的首领，他的双戟世无对手。

当下又听鲁七说：“听说这次苗方前来，就是专为跟咱们的掌柜的作对，扬言要扯碎了咱们的蝴蝶镖；现在他就住在福德泰里边，黑袍狼敬奉他极了。刚才你看见那些人里就一定有病金刚，又有府衙的人跟他们在一块，不用说，他们必是正在安排毒计；要一下就叫咱们掌柜的栽跟头，叫咱们的镖店关板……”

高文豹听到这里，不由得生起气来。侯二又说：“现在咱们就是得商量商量，这件事到底告诉掌柜的不告诉呢？”高文豹说：“怎能不告诉呢？”侯二说：“可是也得细商量商量，若告诉了他，也有许多不便之处。”

高文豹说：“这样要紧的事情，怎能不告诉他老人家？告诉了，听他老人家的主意；要是跟黑袍狼、病金刚斗一斗，那咱们就帮助三爷去上手！”

侯二、鲁七两人同时把他拦住，都说：“你别嚷嚷！我们也晓得，这

件事应当告诉掌柜的，可是咱们先得想想结果会怎样？三爷偌大的年纪了，成天玩八哥，上茶馆，就是早先会几手武艺，这时也都搁下啦；又没个得力的儿子，只有个姑娘，姑娘也是一手儿武艺也不会。”

高文豹却冷笑了一声，吴四在旁说：“据我看着，这里的三爷可必不是病金刚的手！”鲁七又说：“所以呀！要是打败了怎么办？要是三爷自知不敌，情愿认输，收镖关板，那咱们可又怎么办？在这儿做过镖头，别的家谁还能请咱们？”

高文豹又问说：“依着你们，打算怎么办？”

鲁七说：“依着我们，这件事先别告诉三爷。”侯二说：“他一定知道了，要不然今天为什么吃完了晚饭又出门去？到这时候还没有回来，大概他老人家也是想躲一躲。”侯二说：“他既是怕，那咱们更得给他出点力了！好在这镖店就是咱们三个镖头，咱们就一齐去见见病金刚，请他给点面子；别为徐三爷一人，就踢了咱们三个人的饭碗，再求黑袍狼给咱们说两句好话，”

高文豹听到这里却握着拳头，大喝说：“不行！由我这儿起，就不行！黑袍狼是我的仇人，就是徐三爷不跟他斗，我也要跟他斗，病金刚又是个什么东西？”他说到这里，又被旁边的人拦住，都劝他压点声。高文豹又愤愤地说：“你们不要小看了徐三爷，以为他年老了，不行了，但你们不想想，两三年来蝴蝶镖行走南北，毫无阻碍，是为什么？”

鲁七也冷笑着说：“这话我当着徐三爷也敢说，那不过是个虚幌子！江湖人都莫名其妙，只好不招惹。其实我想，只有徐三爷自己明白，大概是个蒙事行！”

高文豹听了这话，气极了，真要抡拳打他。但又想徐三爷又没在家，若是吵闹起来，一定要惊动了姑娘，于是他又忍下了一口气，就又冷笑着说：“你们哪里知道？蒙事行，能蒙得这样长久？江湖人又不都是瞎眼的！你们对这事最好不要管，黑袍狼跟病金刚要是来寻衅，由我一人承当，连徐三爷出头都不必；你们若是怕事，可以躲几天。”

管账的杨先生连说：“这事与我不相干，我还照旧在这儿住着；我又不是镖头，病金刚就是打，我想他也不能打我！”